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人部六 妒婦 寡婦 喪妻

妒婦一

增詩曰螽斯羽說詵子宜爾子孫振振子注言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列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曰太室山有木葉如禁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如

妒婦二

原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髮紺赭衣使春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瘡藥名曰人虱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爲后有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楊傳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桮棧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 詳載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

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轅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縋跗元直遇見婦捉縋欲成衣謂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世說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于家爲琰富貴更娶妾故也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下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世說曰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本事詩曰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天中記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客所製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道苦

種妒夫婦之道苦若謂不至不答晉書武帝被傷告絕晉書桓約妻無男性妒約亦不脫違

去職不計劉隗劾曰約新荷寵當敬以直內而惠生婢妾身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又曰謝增髡頭

剗鼻魏志索朝野會載宜城公主下嫁裴異其寵妾五人以為死者有知恐見歸于地下乃剗鼻

怒斫桃花命賣阜英取刀所樹折其花宋書豫章王太子舍人史休妻王氏花葉如龍入賜休美之即便大怒

杖今休于宅後開小店命王龍騰井上獅吼河東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入激水騰涌于露井

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金餅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賢謀空居黃岡與陳季常游獅子吼

杖落手見圖愈疾誦賦沉身齊書劉頊妻韓氏為郡陽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寐密使傷成疾頃妻之乃

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疾亦徐差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于津而死七日託夢于妻前謂君

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妻曰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于津而死七日託夢于妻前謂君

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籍而歸之遂終身不嫁又并州壽陽縣有妙女名劉蘭素衣妝束後敢清

穆四畏梁書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悍悍不畜賤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子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

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推婢入墓賜姬出宮寵婢書王實字令父亡母乃

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開墓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實父常取飲食與之理家中有吉事輒語之考

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婢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乃蘇言實父常取飲食與之理家中有吉事輒語之考

愛姬生子上不得已陽話之後越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與出宮失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銀盆綵緞高髻濃妝南唐望通事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如婢業出宮失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早衰多病綴之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

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稍佳崔氏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刺其眉以青頰之繞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婢

癢如妝焉

妒婦四

妒婦五

增后妒玉人拾遺記蜀先主以玉人置坐慢出妓南史梁敬簡王憺性愛音樂左右識其情者進目為都后

原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勿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妒忌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

人部 妒婦 寡婦

豈益頌白

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屈賦梁張續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牕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冤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寡婦一

增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鼻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寡婦二

增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環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又筮之不吉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如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卻鞮來聘求婦于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歸二子于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寡婦三

忘深竹

遺穗

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

共牢

同穴

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

則同穴死 **從子** 報讎禮夫死從子殺其夫已為婦詳報讎 柏舟詩 黃鵠歌詩注柏舟共姜自摺也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

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征夫馬 寡婦船張籍詩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離今

津鎮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史曰過開

門號義桓 屍還陰氏漢書劉長卿妻相持泣巨川來時煥然去淒然開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卿

情義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 辭侯郊弔 為夫稽顙紀梁妻事見前 禮婦人為 謳歌醉宿 永日經

年漢書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遇長安富人故淮王外家左氏飲食

躬建墓碑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酒謳歌醉宿免歸陳子昂詩嬌居永日蓬首終年 家專丹穴

當門戶備祭祀建碑 表皆崔氏之能也 寡婦四

寡婦四 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寡此 晝哭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也 不夜哭禮寡婦不夜哭 未亡人寡婦自謂未亡人 城崩琴

之道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于城下哭 孤鸞舞鏡事文類聚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霜露紛子交下木葉落子萋萋候鴈叫子雲

中歸燕翻子徘徊妾心感子惆悵白日急子西顧守長夜子思君魂一夕子九垂悵延佇子仰視星月隨子天

迴徙引領子入房竊自憐今孤棲願從君子終沒愁何可今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

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綠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 魯陶嬰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子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子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子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子泣

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子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子終不重行

原賦 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子艱危在孤寡

今常悲人皆處子歡樂我獨怨今無依撫遺孤子太息俛哀傷子告誰三辰周子遞照寒暑運子代臻歷夏日

子苦長涉秋夜子漫漫微霜隕今集庭燕雀飛今吾前去秋今就冬改節今時寒水凝今成冰雪落今翻翻傷

謂 監 領 面 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寡婦 喪妻

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閨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子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子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懣結兮增悲 丁廩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尋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晬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孑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墜易元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賢賢以東陰日壹豐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樓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在并而不留將還靈以大行駕龍輅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水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濛濛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櫟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于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孀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晬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樓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幃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覲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恍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冒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願釋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爲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連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

從容樸素有名于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
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鼓盆 舞鏡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 行志 傷神 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斂鄰人欲為備棺

行其志恒以冷身慰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神未幾妻亦卒 失儼 悼亡 潘岳有悼亡詩 文選 歎難得

復何恨 記山陽太守薛勤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為天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 並杖蒙機 莊子與諸子

並杖行服 孫楚為詩 梁龕宴客 文世說孫楚妻生至祥服乃為詩以悼之以示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

時人識之 皆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顒等三十人同會司直劉琨奏曰夫婦長妻子 孫權勸婚 楊秉不

娶聞而勸之遂為婚 後漢書楊秉妻早喪夫人不娶 孫權 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 玉溪編事孟蜀時泰州節

退朝之後以彈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室中茶鑪藥臼經案繩牀而已 自比曾參

獨哀賢后 南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 白中無釜 篋裏陳衣 陽

辛韓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賜將歸夢衣曰中問王生生日君歸不見妻矣曰中炊無釜曰買歸妻已 辭

宗正之命 却昆弟之情 吳志陳化字元祐勅宗正妻以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

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帷軒夕改 輶輅景遷 靈衣虛襲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俱宋謝莊 美玉梳顏 明珠晦色 公碑 葉飄辭樹 雲斷別根 白侍 鏡下空臺 衣絨全笥 類

喪妻四

原無告 私喪 禮私喪 曾參不更娶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 犯禾葬 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

買難繼也 王駿不再娶 漢書王駿妻死再娶寧曰每再娶 不行服 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

造不可 豈違心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再娶 不御肉 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實不以意 德宮

之喪 潘岳諫楊仲武曰德 哀篤 蘇東坡年而哀不哀不第時議娶既第而妻警卒娶之後廷式梓密州

愛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妻而巳吾若綠色而 哀不哀不第時議娶既第而妻警卒娶之後廷式梓密州

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軾深感其言

鼎鑑類編 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喪妻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宵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迴遑悵驚惕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梁江淹悼室人詩曰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醺徒有酌意塞不能持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爲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涵煙蓋滿中懷又曰認塵歲時阻閨無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杆音涼謁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劇幽陰乃抱生死悼伊離別心

嘗唐白居易悼亡詩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襁子夜歸院月冷空房不見人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潛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畫

堂前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賓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轍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今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室室兮望靈座惟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冰初陽兮戒溫逝遙遙兮浸遠嗟筆筆兮孤魂

潭

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素來儲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藎叢雙泳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游空亢深兩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儷兮絃柱絕瑤臺傾今鏡匱空空爐委及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牕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于塵化蛭蜚閨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今猶具繁華謝今焉從想翩翩于是非求僊宰與宜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有哀而攻中

原辭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今生年淺憂患衆今歡樂渺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官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又

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于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

後妻一

原蒸黎出婦 撮蜂譖子 曾參武城人後母遇之無道其妻蒸黎不熟出之入曰此非七出也答曰蒸黎小物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娶後妻乃譖之吉甫伯奇見其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捉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感伯奇作歌以

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遊吉甫感伯奇作歌以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 打進前妻之時郭逵妻因棄市如常刑 後漢書龐參為太尉夫人疾前妻于投于井中殺之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薛家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更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免

也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更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免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 晉書列女傳薛家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更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免

無所依娶孫氏早亡儀之陽衣衾凡延親執執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息曰孫是元衣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

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姬婿為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而人或謂為國奢懷貞軒然

不悔以自 以為繼室 遂遣後妻 唐書許敬宗妻裴氏曰夫天也可惜乎願死無他後十年

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于

橫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為夫婦

後妻二

原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于歸生費及為 工繼 續故人工繼 閔子單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

永甚單歸持後妻兒于衣甚溫謂其婦欺已去 薛包出 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 尹氏不言 晉書

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薛包出 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 涼武

開 監 頌 白 卷三百四十七 人部 喪妻 後妻 妾

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繼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妾一

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臯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爲人妾妾不聘也 彙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曰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爲之總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左傳曰卿置側室 晏子曰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六帖曰官女也 彙苑曰庶人嬖妾

妾二

左傳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蓬氏之女爲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嬌媚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元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元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舊唐書曰大厯中崔寧代杜鴻漸爲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外史檣柅曰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寔斬

之龍川志曰真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王文正且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別錄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蟻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于任所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當夕 問辰 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又曰衣帛 織蒲 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

簪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 綠珠 碧玉 木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

而死 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納之還知之作綠珠怨密寄之末云百年離別在君前遂墜樓

得詩於裙帶 諷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桃葉 柳枝 古今樂錄晉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指但渡無所

苦若我自迎 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臨渡歌謠不用指謂橫波急也 唐詩林韓退之有

月圓風蓋 有所屬也 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窺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 易馬 隨鴉 畜聲徒外多

樹擺亂 春風只欲飛 惟有小桃園裏住 留花不發待郎歸 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 易馬 隨鴉 畜聲徒外多

事生好 乘駿馬游行 四方各求所好 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絃者換熟叱撥馬 今是堂

手錄杜大中 自打鳳子 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誦賦 主書 光殿賦 唐書韋諷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駢

之云 鶴且打鳳子 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誦賦 主書 光殿賦 唐書韋諷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駢

謂所書 陟字若五朵雲 時人慕之 號曰公五雲 體 辨玉 捧金 石季倫愛妾名羈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

皆殊方 異國所得 莫有辨其出處者 乃使清涼保服 利人精神 本傳韓翃妻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

佩服 益人性靈 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 保服 利人精神 本傳韓翃妻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

髮毀形 寄居法靈寺 蕭宗反 正却乃遣使開行求柳氏 第出綢札示之 挾之 跨鞍馬以歸 韓氏琴客 香兒

麗情集 柳宜城 愛妾善撫琴 字琴客 又曰元載侍姬 玉女 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 遺言作啓謝世祖

薛瑤英 幼以香屑飲 嘆之長而肌膚香潤 故謂之香兒 玉女 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 遺言作啓謝世祖

醒樓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華奉東官北

夢瑣言李密愛姬能歌舞每見優伶詩句奇麗有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秋乘襲子車之母為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左傳魏武子有疾命嫁之

妾疾曰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爲殉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漢宣帝時張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爲小妻所毒

已平哉魯人以妻我注言

姑也易姓而稱屈節汝家受咎主父許書周顒曰李氏字結芳一頭父凌與東將軍可也注曰女君嫡祖

几下女君一等

汝家妾不與我爲親善亦不惜餘年韻等從命母勿言殺主父雅之族

妻私入夫至使妾舉舉進之妾欲言恐逐出妻寵妾晉書漢魏故事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

受答此忠信而得罪也

夫人也宜不答拜魏氏春秋鍾會母寵于父諫辭出其

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園驢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妓妾盈房或識其哀慕舊妓樂天有一少好音樂者善歌十人出方解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

仙姿玉質老雲漢又病風欲放樊素素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慨然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

惟薛瑤英能詞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膚香體輕迴面避之聞聲足矣

至現瑞令置榻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瑤英色自若天寶遺事寧王何衣此女不示于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

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有醉飽聲公宴德王何衣此女不示于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

花障名寵姬歌于障後亦足謝別成玉珮故整金釵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

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謝別成玉珮故整金釵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

錄李愿家有一姬名真珠自謂女實後爲牛僧孺侍妾有珠色虛聲至僧孺奇其文延于中寢會真珠

沐髮方以手捧其鬢插金釵于兩鬢間僧孺曰何妨吟咏得詩注曰樓公自矜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燕

子樓游鶴林集詩見志白樂天張封納歌姬開何妨吟咏得詩注曰樓公自矜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燕

公重色不許從死之妾見志白樂天張封納歌姬開何妨吟咏得詩注曰樓公自矜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燕

信母不許攜行會元節妾爲鶴林也所以偷生耳快挾旬有明年暇歸以詩感之曰我寢堂前日又美妾消計

法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地利善鼓笙篴誤驚響板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爲衛將軍原王康劉室近青陽

門徐鼓笙篴而歌士康遂令徐鼓綠水鳳凰之曲焉侯騎錄宋宰相修容名修容能爲綠水

巴公感傷疾常爲詩哥舒翰有愛妾在琵琶六郎官範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解修容名修容能爲綠水

範四妾聲歌通曲笛道人晚年避諱冰江之柳謝伯里家富四妾名草枝柳桃桃枝皆善音樂每來西

船室競相邀致

常歌金縷能銜玉簪莫惜金縷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巨室競相邀致

枝銷淚入宮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南史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王能反腰貼地街得席上王簪
白藕玉梅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朝雲橫花柳舞死於後惟獨花猶存故其詞多及之
尤艷一日拍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下遇昭君不覺真口占一詞曰淡煙暮春山兩點青
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過昭君不覺真口占一詞曰淡煙暮春山兩點青
枕藏玉馬帳處金絲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廬中有羣鳥每夜輒驚鳴攸之問內人于
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跡果有泥跡攸之問內人于
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梅出句驪國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二兩重攸之不知
故於外國營營燕燕田田錢錢燕燕與華等陸病得貧賤所居樓基虛羣妾散燕獨不忍
死自窮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得貧賤所居樓基虛羣妾散燕獨不忍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嘗代棄疾答尺牘

妾四

原脅為夫人公羊補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識以妾為妻脅
可為主劉輔于書于成帝曰腐木不為主稱雷尚書世說王導有妾姓雷頗預
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嘗隔犀帶易姬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姬唐錫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錫
蕪奏樂時謂蕪為夏侯姁衣犀帶易姬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姬唐錫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錫
勝唐乃酌酒命美女歌炎海清涼國歌兒名柔奴姓字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子問廣南風土應是不
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翠翹婉媚畫翠婉媚程大昌題詩其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筆字侍姬訴客
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家姬坐客張續婉媚程大昌題詩其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筆字侍姬訴客
王詠罷副樞知鄂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婉媚程大昌題詩其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筆字侍姬訴客
坐客皆失色詔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邪令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真珠百琲塵末布象牀上使所
受妾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罰其飲食
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妾五

原詩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為客願把陵
陽袖披雲望九重又曰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風落芙蓉子瑕
矯後駕安陸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梁吳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
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鏡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
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鵲罷中路孤鸞死鏡前梁元帝代舊
州監額為
卷三百四十二人部妾

姬有怨詩曰寧爲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貲 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蘿蕪詩曰出戶望蘭蕙寒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權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堂還值妾妍妝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屐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醪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晉翔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歌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月上白壁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聞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襟金盤犀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增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 妓去妻 子婦

妓一

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誠錄**曰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

妓二

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曰到撫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撫怨帝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戲登南山文峰為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召見之表進入官封為唱歌供奉喉音妙絕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踰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為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彊懷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聲幹入雲中今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草阜鎮蜀召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錄**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錄**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為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榮全率眾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

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妓三

增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

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一聞則

書仙有任生者

多生花草

能舞柘枝李公垂詩麗情集長安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一聞則

復河東人坐接神

通目授如舊

密寄河東人厚資獻賦感舊題詩五代史補歐陽彬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

尚書左丞相國

度所納見

本瑞卿遂以家財資彬隨網吏入蜀獻獨鱉朝好天賦蜀主大悅居清要其後官至

洛陽東城感舊

懷題詩以贈

于陵前松柏鬚上杏花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時人西陵移

宿老清獻帥蜀

鼓有妓戴花

清獻喜之戲令止之曰兵上忽自花後有幸妓應聲曰兵頭梅子相公無嫌過一晚值時

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影牋

親輪錦帳謂之薛濤清濤晚止百花潭躬撰影牋集于京師有名婦陳昌再變蜀

清卒文昌為撰墓

志云第下錦帳

州刺史卿奉物終身易其富于財因謂集于京師有名婦陳昌再變蜀

俱美柳詩之悅為

陳云第下錦帳

州刺史卿奉物終身易其富于財因謂集于京師有名婦陳昌再變蜀

賞其奇名訪知

乃名入宮

第下錦帳州刺史卿奉物終身易其富于財因謂集于京師有名婦陳昌再變蜀

告曰妾楊家紅拂

側目請歸

之清濤逆旅有紫衣烏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請詣之

端門求之乃更

紅拂失錯

得驢驢被繡鞍善和坊裏不知端鼻似烟耳似錦愛把象牙梳掠髮崑崙頂上月初生

便登雪嶺何家

娘子纔出

墨池被繡鞍善和坊裏不知端鼻似烟耳似錦愛把象牙梳掠髮崑崙頂上月初生

妓阿軟絕句云

綠水紅蓮

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增攜妓東山

世說謝安游

稱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名于屋壁顧注

云樂天每與

子同游常題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取羨卷中人

麗情集

燄取羨卷中人麗情集燄取羨卷中人麗情集燄取羨卷中人麗情集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

燄今崔作小詞

方得見為

飲薰肌酒麗情一枝花與夫人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押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沂